

新疆古代石窟壁画

吴应骑 米洁



公元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，佛教传入今天的阿富汗东部、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地区，渐续传至大夏境内，波及苏俄中亚地区。到贵霜王朝勃起，加赋色加王大力倡导佛教，因而佛教盛行，其势力更东越帕米尔，达到新疆西部。大显的佛教石窟寺庙因势而生，有“伽蓝百余所，僧徒万余”的记载。唐高僧玄奘曾参拜过当时的东、西昭两大寺院。寺内装饰华丽，“庭宇显敞、佛像工饰”。这些石窟寺庙分布在古代“丝绸之路”北道拜城、库车、焉耆、吐鲁番、鄯善一带。也就是当时古代西域大国“龟兹国”、“高昌回鹘王国”领地。石窟寺院内有大量的壁画和塑像、幡画、纸画、木板画。大约在公元10至13世纪间，伊斯兰教在新疆取代了佛教，一次历史上宗教性的破坏，使得大量的壁画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失，幸留至今的有克孜尔、克孜尔尕哈、森木赛姆、库木吐喇、伯兹克里克等石窟。



公元4至8世纪，新疆壁画数量最多，主要集中在库车、拜城、新和一代，它的题材、类别、画面布局、人物造型、绘画技法等方面均受中亚犍陀罗的影响，画中之建筑物和道具都来自印度。但在题材内容、塑绘结合、装饰纹样等表现手段上乃有独到之处，形成了风格浓厚的“龟兹风”，其中克孜尔石窟为典型代表。

“克孜尔”维吾尔语中“红”的意思，这里的石窟的确是一片红色。现存216个窟，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它的艺术风格大致可分为如下时期：

第一期(约公元5世纪)，这一时期受犍陀罗影响，使用的颜色主要为淡黄色、赤褐色、淡红色、灰色等暖色居多，故色彩浓淡分明。画中人物，无论大小，变化丰富，衣服纹饰接近白色，又用白、灰、浅黄等色的薄彩描绘肉色，显出自然和有立体感，绿色是画而中唯一惹目的对比色。

第二期，这一时期完全印度——伊朗化了。突出之点是具有浓厚的装饰性。在人物的处理上，是把主要人物形象以突出的位置，画的较大，而周围人物较小。多用群青色，色彩更鲜明，强调色彩的浓淡与明暗关系。人物的肤色用深灰色、赤色、绿色、蓝色，头发是用蓝、绿甚至淡赤色。周围颜色又与衣底色相差极大，衣服纹饰和轮廓比较形式化，在人物造型上让人一看就知是西域人。这时期的作品比较粗犷与豪放。

第三期，这一时期的西域佛教，已有很多的“大乘”信徒。因而在画中除了释迦摩尼之外，也出现了“千佛像”。但以供养人穿的衣服来看，他们仍然是西域人，这一时期已接近中原佛教式的壁画了。在雕刻上有的佛像已不用西域常用的阔叶树而用针叶树木材。这时的佛像已接近南北朝的“瘦骨清像”形，与中原的交流已甚为密切。

值得一提的是克孜尔中有很多裸体出现，而且还有情人般的(乐神)，有的女裸(阿布少罗斯)弹笙、佩缨络、披帛带，与男像(乾涸婆)交脚而立，肩、胸、胯部呈印度的“三道弯”式。他们姿态柔媚，作絮谈状生活气息十分浓郁，异于周围画面。另外在克孜尔石窟中还有很多“伎乐菩萨”，或持花、或散花、或吹箫。他们是“香音神”的化身(香音神即“飞天”)，散花奏乐，翩然起舞，给天国净土带来欢乐和幸福。



在“龟兹风”壁画中，人体的画法多为“屈铁丝”。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总结于阗画家尉迟乙僧父子说：“画外国及菩萨，小则用笔劲紧，如屈铁丝；大则洒落有气概。在用笔上力度均匀，粗细相当。特点是笔触坚道，起落严密。中国画“十八描”之“铁丝描”即源于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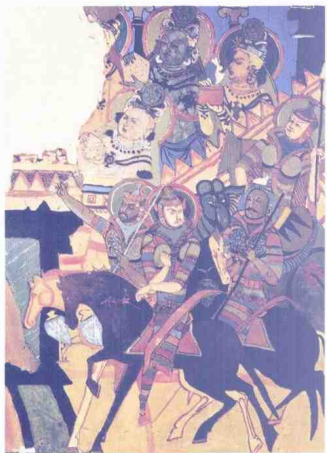
“西域汉风”壁画晚于“龟兹风”，约产生于公元7—9世纪，数量上也不少于龟兹风壁画。汉政权控制龟兹地区后，在题材种类、位置分布、画面构图、人物形象、绘画技法等诸多方面都受汉民族的影响，以库木吐喇石窟为主。“库木吐喇”在维吾尔语中是“沙漠中的风火台”。这时汉政府派大量的军队驻疆，许多僧侣也来到西域，带来了“汉风”，与当地的绘画结合而形成“西域汉风”。其内容渗透“大乘”佛教经典题材，如有《乐师净土变相图》，也有描绘本生与经变故事，而且在石窟型制上体现了“藻井”，已很近敦煌型制了。在用色方面也与克孜尔石窟不同。用色强调单纯，装饰纹样如“苑饰”、“飞天”的云朵都属中原特有的表现方法，特别在用线方面更是中原笔法。如库木吐喇的“新二窟”，是入顶式的圆形《天像图》，该图是画在窟的穹顶部分，共有十三幅天像图，呈放射形。众天像头戴花冠，身披天衣，手持莲花，挥舞五彩帛带，身姿呈S形，婀娜、劲健而挺秀。深目高鼻，微张的双眼露出超脱、飘逸的神情。准确劲利的线条则增添了韵律感。

“高昌回鹘风”是大量吸收汉文化后形成的壁画风格，形成最晚，约于公元9—12世纪，和中原文化有姻娅之缘，主要以吐鲁番的伯兹克里克等石窟为代表。

这一时期的壁画内容，可以看到维吾尔族常见的生活习俗。画中不但有国王、王子、王女，更有商人，亦有“婆罗门”礼佛的出现。既有东罗马基督教的“景教”壁画，有佛教中的《经典断简》壁画。用色十分丰富，有深红色、朱色、薄绿等。线条更见功力。有的山水描绘很有中原“清山绿水”的特点；有的有中原的纸本水墨画，人物形象如中原的“简笔”。此类壁画可能出自中原的僧侣或民间画工之手。

三种风格迥异，各有其殊，但由于位置的毗邻，它们之间又相辅相成，互有嬗递，形成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串串艺术明珠，为佛教艺术及中国美术增添了辉煌的光彩，是人类文化遗址中不可多得的宝库。

本世纪初叶，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考克、俄国的克莱门兹和奥登堡，英国的斯坦因，日本的渡边哲信等探险家接踵而至。在新疆各地进行了盗窃性的考察，大批珍贵文物成为他们探取的主要目标，许多壁画、塑像被切割、盗走，至今石窟壁画上刀斧凿痕仍清晰可见，他们的可耻行径，使这些石窟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。除了人为破坏，这些石窟地处戈壁瀚海之间，风沙的侵独，烈日的炙烤，使这些壁画剥落得十分厉害。几乎没有完整的画面，给日后的临摹复原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。米可、陈方方两位艺术家在收集研究整理了大量新疆壁画资料的前提下，多次亲临石窟现场进行考察，最终尽可能的将壁画复原。为此，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我们所见之摹本既是他们刻苦努力之成果。



说法图绘制步骤：



步骤一：

将纸张(宣纸或高丽纸)蒙在线稿上用铅笔仔细描摹。



步骤二：

将铅笔稿刷一层色底(用色浅、薄为好)用毛笔将铅笔稿重新勾勒一遍，注意不要用墨色，用赭石、朱红较好。



步骤三：

参考原壁画资料，对摹稿进行上色，先上底色，但注意将人物部份留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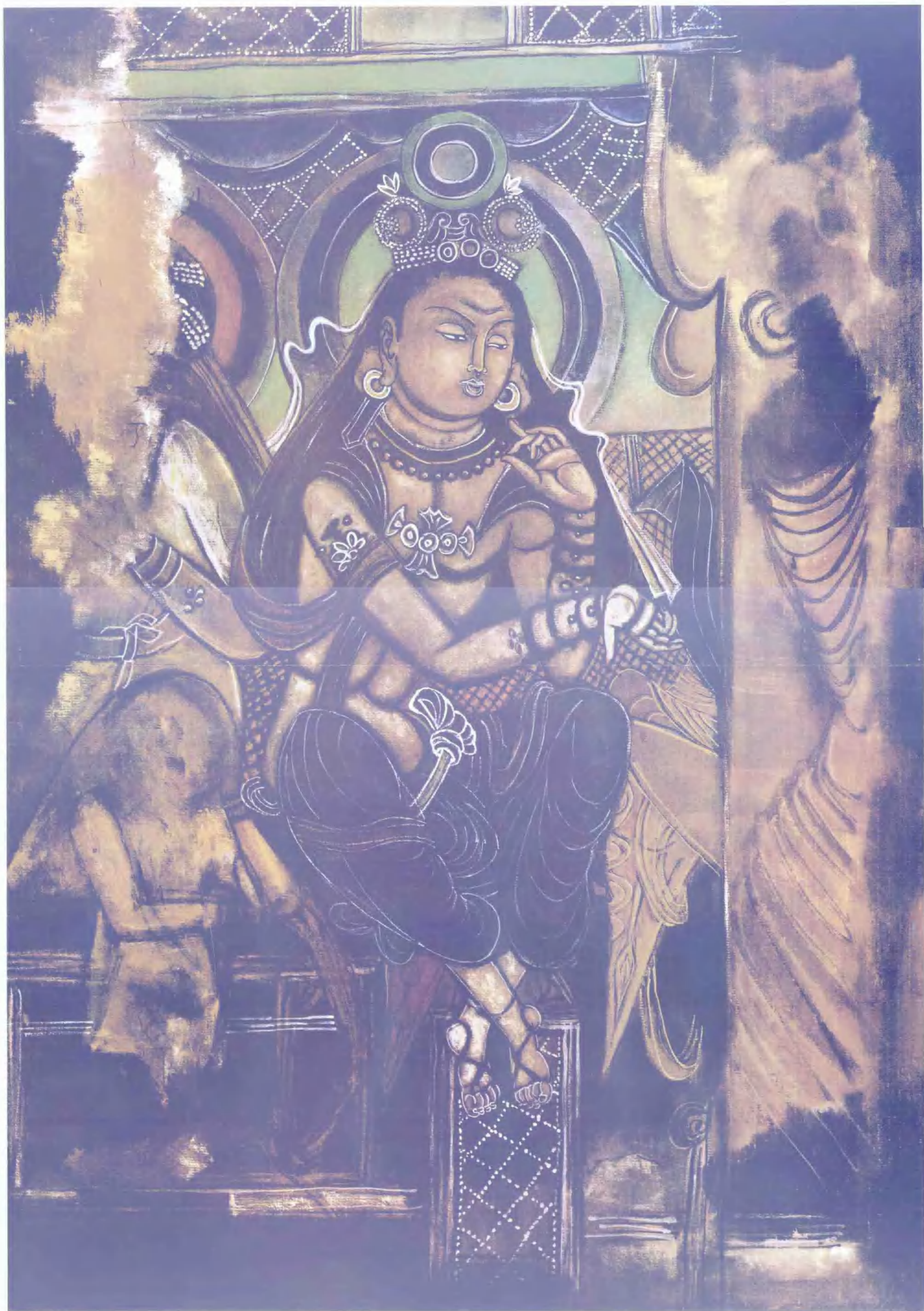
步骤四：

待底色上完后，即可开始填绘人物色彩，填色时注意保留线稿轮廓。



步骤五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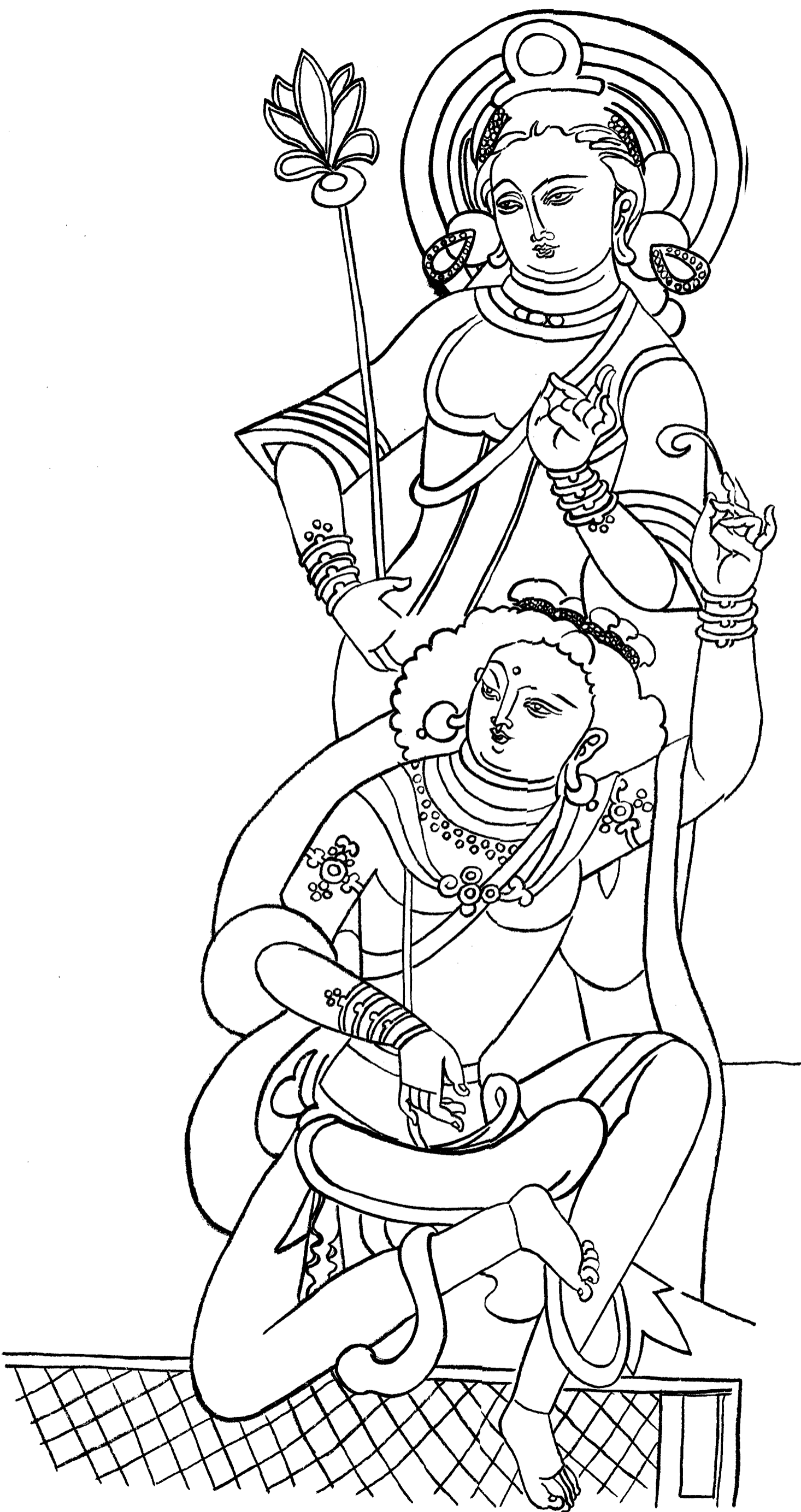
参考壁画资料，填完所有色彩后，即可用白色制作墙壁剥落效果，最后用墨色从新勾画一遍线条轮廓，整幅画即完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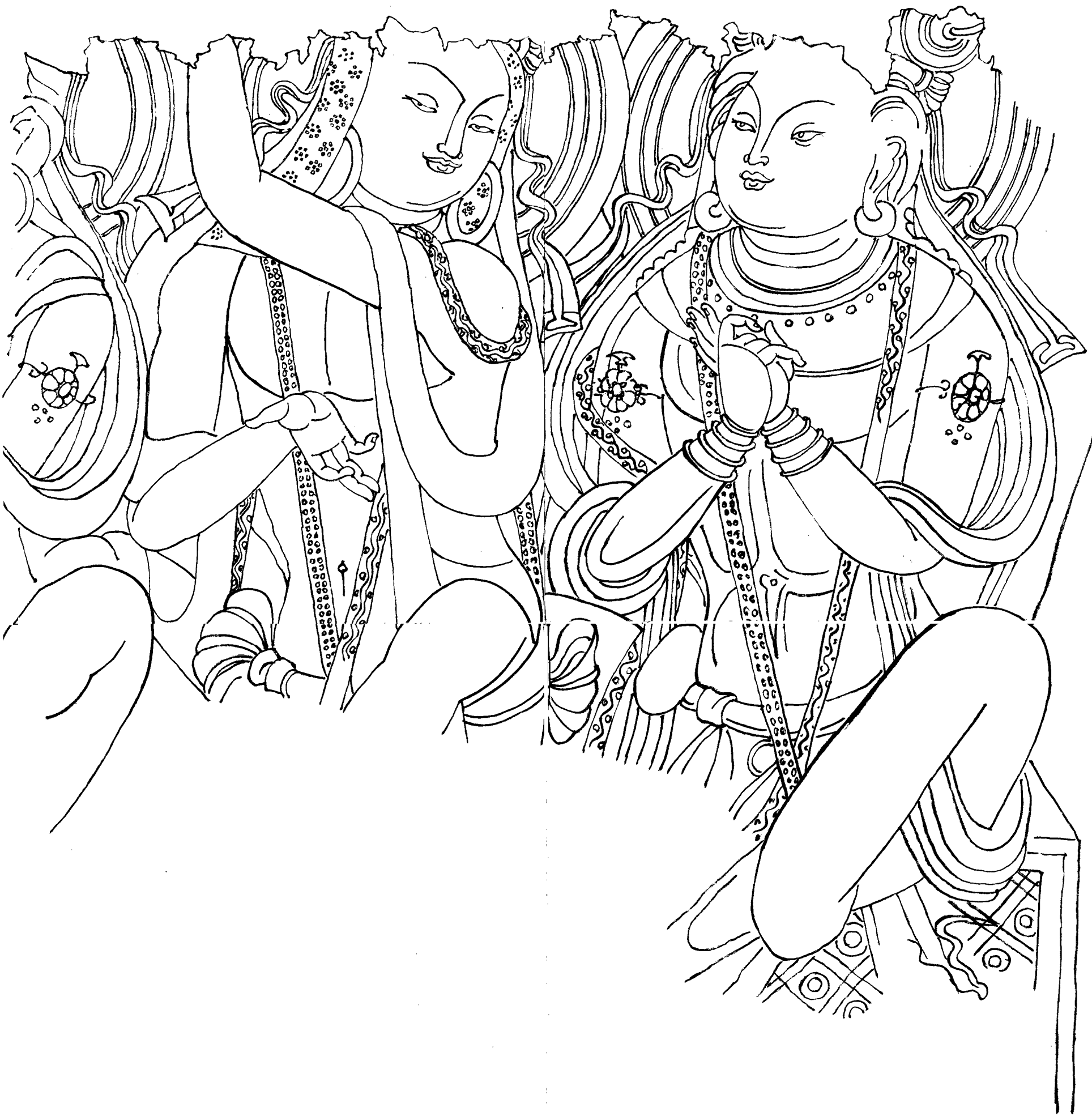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འཇམ་མཁའ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
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 ལྷོ་
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



